



我的退休生活

韩长绵

早在学校读书时,我就有意识地培养磨炼自己的读写能力,购买书籍报刊,积累资料。

这两方面的准备到我1997年底退休时,都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。在各类报刊发表诗歌、散文等作品两千余件,并于1980年先后加入了山西省作家协会和民研会,成为会员,这说明我的文字功底与写作水平有了提高。几十年里积累了报刊500多种,书籍3000余册,有的读过,有的根本未及过目,这些足够我余年啃读和咀嚼的了,况且还要不断地订阅和购买呢。

拥有了这两大基础,我的退休生活自然就丰富多彩了。每天,我除了锻炼身体参加些娱乐活动,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外,就流连徜徉于我的书山报海之中,有品不尽的乐趣,淘不完的宝贝,虽说多是些陈报旧刊老书,但目之所及皆有吸引力与新鲜感。一旦受到触动来了灵感,我就立即展纸爬格,记下所思所感所悟,或诗歌或随笔或散文便跃然纸上,每当在文末写上日期之后,伸个懒腰,便有一番成就感涌上心头,一种春风得意的模样挂在脸上,别人不知,我却独享惬意。

光阴荏苒,眨眼退休20多年了。说起我的退休生活,简单而又丰富,平淡而又灵动,枯燥而又欢乐。简单者每天老三样锻炼、读书、写作,周而复始;丰富者同为老三样内容则各有侧重,多姿多彩。平淡是按部就班没有大起大落;灵动是因兴而动因趣而异天天都有新花样。常常因绞尽脑汁遣词造句而感到枯燥;又常常因一首诗一篇文章的诞生或发表而兴高采烈手舞足蹈。经过初步清点,退休后每年发表“豆腐块”七八十件以上,20多年来又有千余件小文章面世。

20多年的退休生活让我切切实实体会到,读写人生,是快乐的人生,是趣味盎然的人生,是老有所乐的人生。难怪众多老友都对我的晚年生活钦羨有加,他们说,“我们退休后整天无所事事,你倒过得充实、满快乐、满滋润的,早知如此,何不当初也像你那样早点准备,多一两手活法呢。”



在王莽岭看日出

冯喜玲

前段时间,我们一行31人参加了王莽岭两日游。王莽岭景区,位于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东南部古郊乡境内,因西汉王莽追赶刘秀到此地安营扎寨而得名。偌大的景区里,我们30多人在崇山峻岭中蜿蜒穿行,尽情享受这山中清新甜美的空气,惊奇这崇山峻岭的雄伟壮阔。

王莽岭壮观之处,莫过于日出。每逢晴日,峰峦沉浸在鱼鳞般茫茫云海里,从灰蒙蒙至五色染云至金鳞闪耀,一轮红日冉冉升起,一时间霞光万道,群山尽染,其磅礴辉煌之势,一如泰山之顶。

此次旅游最让我们向往的就是到王莽岭极顶峰看日出,拍摄日出的一刹那奇景。凌晨4时30分,我们从客栈出发,两辆小车分5趟将我们送到离观日台不到3公里处,大家开始徒步向极顶峰跋涉。好在到观日台的路虽是山路,却都是柏油铺就,虽然山里没有路灯,但满天繁星也为我们照亮。我们分批结伴前行,凌晨5点多走到观日台,太阳还未出来,先到的同伴已找好最佳拍照位置,静静地等着。出发时导游就告知大家,太阳在早上6时17分左右就会升起,我们聚精会神地盯着远处的山峰,生怕一眨眼就错过了。接近6时的时侯,东面的山峰开始泛红,渐渐地那一抹红慢慢升高,像变魔术般拉开帷幕,此刻的太阳仿佛和我们捉迷藏,眼看就要跳出来,突然一团黑云将它笼罩,我们的心都揪起来,难道日出的这一刻和我们无缘吗?好在,乌云遮不住太阳,紧张等候了3分钟后,太阳驱散了乌云,在山的尽头跳了出来,初升的太阳非常奇妙,它的万道光辉与即将消失的黑夜交汇,阳光的温暖与夜间的清冷融和,让人顿生敬意。

看!录像的、摄影的,相机、手机都对准了等待多时的这一刻。太阳出来了,火红的太阳冉冉升起,万道霞光照亮沟壑纵横的高山峻岭,观日台上空一片光明。在王莽岭极顶峰上,我们感受到太阳的抚慰,收获了日出东方的无穷力量,把这一切都收藏在我们的相册中。

好神奇的王莽岭,好美的山西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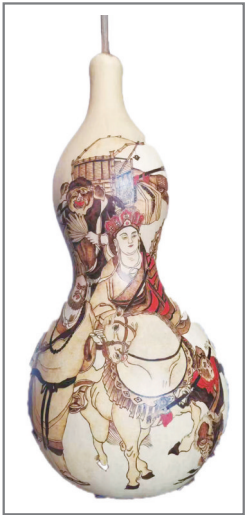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片来源:百度网



葫芦烙画

文摄 郝妙海



徐建峰,是我们武家庄村(今属晋源区)一个普通村民,也是我儿子的一个多年挚友。我和建峰的父母都熟识,因有这两层关系,我与建峰自然也认识。儿子曾多次与我谈起,说建峰的葫芦画得可好哩!由于没有直观印象,我只是听听而已,并没在意。

不料,今年开春后的一天,建峰竟给我带来一个他画好的,约有35厘米高的大葫芦过来,说是专为我画的。同时,又从衣袋里摸出一个高约六七厘米的小细腰葫芦来,说是可带在身边,随时把玩。这样,我就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建峰的葫芦。

葫芦,在中国民间,是一个寓意十分吉祥的物件。建峰给我的这只葫芦,画了一个大肚弥勒佛,并题有“笑口常开”四个字,形象逼真、色彩柔和、寓涵丰富,我一下就喜欢上了。因居住的老年公寓空间有限,一时竟找不下个合适的安置地方。隔一日,建峰又专门给我送来一个专用的底座。老伴将平柜顶上的杂物归整了一下,才给这个宝贝葫芦腾出了一小片立身之地。虽与热水器、暖水瓶为伍,显得有点不伦不类,可推开房门第一眼就能看到它,也算无奈之下的不错选择了。

自从有了这只葫芦,我对建峰的葫芦画,便有了种一探究竟的欲望。前日下午,我给建峰打了个电话,确认他在家。于是,拐进了村里的高层住宅小区,叫开他家的门,便见迎面的客厅里,博古架上、阳台隔断的花格内,甚至鱼缸盖上,一眼望去,几乎全是古色古香的烫画葫芦。这些葫芦,大小不一,形状各异。高者,有一尺大几,矮者则不仔细看几乎找不到。其中大多为亚腰葫芦,但有的腰粗、有的腰细、有的肚圆、有的肚长、有的上下肚子差不

多一般大、有的却上下悬殊。还有无腰的,既有圆圆如球状的,也有像个扳不倒的……而这些葫芦,无一例外,全都烫了黄褐色、以人物居多的吉祥图案,并点缀了少量颜色。与送我那个一样线条流畅、形象逼真、色彩柔和,而题字与画面也配合得恰到好处,书画相得益彰。看着这些精美的作品,你绝对想不到,它们统统出自一个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农村人之手。

我掏出手机拍照的当儿,与建峰闲聊中得知,十几年前,我们村当时家家都还有个院子,有一年,他在院中种了几株葫芦。秋后,摘了大大小小一堆。他觉着一个一个都十分漂亮,加上自己原本就对绘画很感兴趣,便琢磨着在这些葫芦上做文章。主意拿定后,他便收集资料,购置工具,从头学起葫芦画来。城改以后,小院被拆,他与一个朋友合伙买了个小挖机,开始承揽些小型土方工程。这么一来,种葫芦的地儿没了,但画葫芦的时间却多了。由于葫芦是曲面,画起来比平面难度大了许多,但他锲而不舍。买回葫芦后,借助网上学习的方便,不断练习,不断摸索,几年之后,终于学有所成,画出的葫芦越来越有模有样。再后来,他将自己画下的葫芦送给朋友,送给亲戚,也越来越有了名气,一些当地的葫芦画爱好者则寻上门来和他切磋、交流……

我笑着问他:“你的葫芦卖过没有?”他有点不好意思,答:“还真卖过!”原来,他有个亲戚在一家港资企业工作。有一次,这名港商欲返港探亲,不知带什么礼品好。这个亲戚便向其推荐了建峰的葫芦。没想到那港商一见便赞不绝口,一下子便订购了6个。我笑问:“价钱肯定不低吧?”他笑而未答。



王文莉

“潮妈”的晚年课

母亲今年72岁,是个身材矮小的老太太。

每天早晨,母亲一起床就得吃降压药、量血压,然后做早饭。饭后,气定神闲地喝下一碗中药和一大把西药片,看着都让人心疼。母亲却很乐观,笑呵呵地说:“习惯成自然,时间一长就不觉得苦了。”然后拖着老寒腿按时到楼下参加晨练,结束后去超市买菜准备午饭。中午我和孩子一到家,就能吃上香喷喷的饭菜,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,真是一点不假。

母亲一闲下来,就到阳台栽花弄草,大多是吊兰和长寿花之类的普通品种,她精心地浇水施肥,修剪枝叶。甚至在雨天,不辞辛苦地将花草搬到楼下,说是淋了雨水可以长得更

好。看到母亲不停地忙碌,我劝她少养几盆,要多休息才有益于身体。母亲却说:“人活着就要多劳动,才能有精气神!”

母亲不仅爱劳动还爱学习,经常戴着老花镜练字。一边练习一边说:“你们小时候,我经常给你爸写信,自从你们学会写信,我就把笔丢下了,现在重新练一练,免得在银行签名时候写得难看。”坚持一段日子,母亲歪斜的字体变得越来越工整。她还将一些家常菜谱,详细地抄录下来,按照步骤做给我们吃,每次吃完儿子都竖起大拇指:“姥姥,做得太好吃了,你真棒!”母亲就心满意足地笑了,信心十足地继续查菜谱。

最近,母亲又迷上了用手机上

网。由于年纪大记性不好,经常忘记如何操作智能手机,但是母亲一点也不灰心丧气,总是及时地请教我们。渐渐地,母亲可以熟练地搜寻自己喜欢的相声小品和一些热门电视剧。她感慨地说:“有网络真好,想看几集电视剧就看几集。”我笑着打趣她:“妈,你是一个时髦老太太,按流行说法就是‘潮妈’,努力地与时俱进,不与社会脱节呢!”母亲自豪地说:“做人就要活到老学到老,不能啥都依赖孩子们。”

母亲的一席话让我感动和钦佩之余,不由自问,假如自己到了古稀之年,能否像母亲这样平凡而不平庸地过好每一天。母亲用她朴实的言行,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晚年课。